



镜与灯人文译丛

阅读危机

在文学中认识自我和世界

The Risk of Reading

How Literature Helps Us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美] 罗伯特·P. 韦克斯勒 著

李睿智 吴文智 译





镜与灯人文译丛

阅读危机

在文学中认识自我和世界

The Risk of Reading
How Literature Helps Us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美] 罗伯特·P. 韦克斯勒 著
李睿智 吴文智 译

书 名 阅读危机 在文学中认识自我和世界
原书名 The Risk Of Reading How Literature Helps Us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作 者 [美]罗伯特·P.韦克斯勒
译 者 李睿智 吴文智
责任编辑 孙兴春 韩宇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金坛市新远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金坛市龙山路47号(邮编213200)
电 话 0519-82823027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2.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5611-1
总 定 价 24.00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镜与灯人文译丛”编委会

主 编：许 钧 吴文智

副主编：顾华明 王瑞书 朱永贞

编 委：许 钧 吴文智 顾华明
王瑞书 朱永贞 许 多
吴葆勤 张 平 孙兴春

主编的话

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翻译者与研究者,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大量外国文化,并深深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缤纷多彩、丰富浩荡所折服。在这世界文化丰富多彩的浩浩荡荡中,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多元化彼此交融、互相渗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着和变化着。这种发展与变化又进一步促发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激荡、交流、碰撞、吸收、借鉴、扬弃、融合与改造,进一步催发出更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文化作品,使得各民族文化在不断丰富自己内涵的同时,也丰富着全人类的文化宝库,使之日新月异,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不断发展。

在这样一种浩浩荡荡的交融与发展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任何把自己禁锢、封存、隔绝起来,意欲独善其身的做法与想法,无疑都是愚昧的、不可取的。只有置身其中,勇敢面对,从这种交融与碰撞中博采众长,吸取自己发展所需要的营养才是正确选择。问题是,面对这样丰富多彩、浩浩荡荡的海一样的文化大潮,如何更加方便和自如地去选择我们自己的需要,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毕竟,就大多数人来说,直接阅读国外文化作品,依然要受诸多条件,特别是语言障碍的限制与影响。因此,不断推荐、翻译与出版更多的优秀国外文化作品给我们的大众,正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与文化出版人责无旁贷的职责。这套

由江苏省翻译协会与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联手打造的《镜与灯人文译丛》，就是肩负着这样的职责，来为我们新时期的民族文化创新与未来文化发展战略服务的。

《镜与灯人文译丛》取名于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著作《镜与灯》。镜者，映像其中，意在反映外在事物；灯者，明示外物，意在指示外物的发展变化。《文丛》之所以取名于此，一者表达入选著述皆为对外在现实或精神世界的心灵映照，一者意为入选著作可提供理论上或思想上的指引。

综观世界各民族文化，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也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一切文化思想的形成，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研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对于光大人类文明，开拓智慧领地，扫除愚昧落后，振兴本民族文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驾驭者。对于国外文化中的科学理性精神、现代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近代民主政治与法制思想、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西方现代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等，我们要以充分的民族文化自信，敢于敞开胸怀，大胆接纳，在激荡中学习借鉴，在碰撞中扬弃升华，在交融中丰富发展。我们完全有能力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博采各种优秀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成就。我们也完全有能力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建设成符合时代要求的、代表人类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镜与灯人文译丛》译介西方优秀、积极的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或跨学科的著作，旨在反映当前国外理论界与学术界的优秀成果和研究方法。镜，鉴也，景也。借鉴国外精华思想，领略国外学术风骚，是出版

的重要使命。灯，光也，明也。引入国外优秀学术成就，照亮未来学术之路，亦是出版的重要责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秉承多年专业出版的理念，积极探索学术领域的发展和进步，举大教育概念，行大教育事业，始终致力于开发教育学术领域的先进思想，展示人文领域的先进成就。

《镜与灯人文译丛》的引进出版得到了江苏省翻译界各位专家学者的全力支持和有益指导，相信本《文丛》的出版必定会给我们的文化界与学术界带来不凡的亮点。

长江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2014.9.19 于南京

致 谢

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琳达、我的儿子杰里米和乔纳森，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特别要感谢杰里米，他时常阅读我的手稿，也总不乏赞美之辞。

感谢这些年来，在麻省大学达特茅斯校区光顾过我课堂的、成千上万的同学们。正因为他们，我对文学越发热爱，理解也越发深刻。同样，我还要感谢“文学改变生活”项目的参与者们^①，他们在研讨会上发表的见解和充满激情的讨论总能带来欢乐和惊喜。

还要感谢大卫·萨利斯、卡尔·希纳西、吉姆·马洛、大卫·谢尔曼、霍华德·森泽尔、大卫·贝克曼和吉姆·倪，在我创作的过程中，他们一直支持着我。他们的建议(往往十分中肯)和鼓励(始终如一)对我而言万分珍贵。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的哈里斯·纳克维是负责本书的编辑，他为我的项目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指导。感谢他的付出和慷慨，我受益匪浅。

同样要感谢休·考林，他设计的封面成功抓住了本书所要表达的一个重点；还有麻省大学达特茅斯校区图书馆的佩奇·吉布斯，他对学术和阅读工作做出了贡献，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感谢苏·德默斯，是她为我录入了手稿。还要感谢马克·安东尼·刘易斯、斯隆·皮瓦和卡桑德拉·奎伦，感谢他们协助检索资料并提出建议。

① 该项目的参与者包括法官、缓刑监督官和缓刑犯。

同样要感谢丹尼斯·格林、汤姆·达根、苏珊·纽曼、米奇·洛文斯顿、艾德丽安及乔尔·罗森布拉特、理查德·拉尚、威廉·内勒斯、鲍勃·葛姆雷、拉斐尔·坎特、杰里·布莱特菲尔德、杰里·韦克斯勒和温迪·罗伯逊。他们是我的朋友和同事，他们提出的建议对我帮助良多。

本书第一章的上一版本刊载于《艺术与人文》期刊 2012 年第 1 卷第 2 期^①，第八章的上一版本刊载于《大众文化》期刊 1995 年第 29 卷第 3 期^②。

^① *Journa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Vol. 1, No. 2 (2012).

^②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29, No. 3 (19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危机/(美)韦克斯勒著;吴文智译. —南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1
(镜与灯人文译丛)
ISBN 978 - 7 - 5499 - 5611 - 1
I . ①阅… II . ①韦… ②吴… III . ①阅读倾向—研
究 IV . ①G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2433 号

© Robert P. Waxler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

目 录

主编的话	001
致谢	001
1 故事与生活	001
2 创世故事	014
3 弗兰肯斯坦	031
4 爱丽丝梦游仙境	051
5 黑暗的心	063
6 老人与海	084
7 麦田里的守望者	095
8 飞越疯人院	119
9 搏击俱乐部	132
10 终结的感觉	147
11 语言叙事的未来	170
参考文献	182
译后记	186

1 故事与生活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过去的印刷文化正在转变成视频文化——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关心文学？我们不仅正在逐渐失去对故事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我们正日渐忽视语言叙事的重要性——这二者是有所区别的。打造数字化变革的技术并不看重语言，而只热衷于不断打破种种限制，崇尚的唯有高速和享乐。这个时代看重视觉而非语言，人们更愿意关心屏幕中的画面而非书本上的文字。如此一来，我们同自我或是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深厚；换言之，我们的“阅读式大脑”正逐渐转变为“数字式大脑”(Wolf, 4)——“阅读式大脑”帮助我们进行深度阅读和思考，而“数字式大脑”则令我们沉迷于肤浅的感官享受。人类是“语言生物”，但如今我们正在背离这一身份。

1994年，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创造了“深度阅读”这一概念，并作了定义：“我们可以掌控阅读，使之适应我们的需求和节奏；我们可以不受束缚地进行联想——我将这称为‘深度阅读’，也就是缓慢深入的阅读。进行深度阅读时，我们不单单是在阅读文字，同时也是在想象中体验它们创造出的世界。”(Birkerts, 146)伯克茨认为，从印刷时代到数字化时代的这一转变正在扁平化“人”的身份。不仅如此，这一转变还削弱了我们对于复杂的、奇特的事物的理解能力，薄化了我们生命的厚度。

伯克茨指出，借助语言叙事描绘和构想生活是一种重要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未知的自我；通过语言叙事和文学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去接触和理解其中蕴含的隐性知识。随着深度阅读的不断进行，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就越发深刻，也就越能把握自己在这个复杂世界中的

身份和定位。伯克茨认为,深度阅读不同于欣赏电视节目或是其他“视频娱乐”,它并非教人逃离日常生活的种种,而是教人借助语言叙事来探求生活的意义。深度阅读是“危险”的,但也回报颇丰,它让我们得以直面和认识自身的韵律和需求、感觉和情绪。通过深度阅读,我们还能够认识建立在自身与他人或是与内在自我之间的联系。我们在他人富有想象力的叙述当中产生共鸣,仿佛是在体验自己的故事,尔后便会产生对未来生活的渴望。

电子影像似乎时常吸引我们单方面地去拥有或操纵它们,或是在某种程度上快速地消耗它们。我们同文学语言的关系则与此不同,更像是一种双方面的互动。文学语言有着丰富的质感,它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鼓励我们去探究、去质疑已有的设想,激励着我们去探寻复杂而神秘的人类经验。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答案都是暂时的,每一个答案总会引出另一个问题——文学语言同样如此。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曾说:“语言的目的不是达意,而是唤起。”(Lacan, 63)倘若想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对自我的解读,我们唯有借助语言,而非数字图像。同他人进行语言交流能够激励我们,也会使我们产生去了解他人与自身的渴望,拉康认为这就是人类欲望产生的沃土。他说:“总之,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人的欲望在他者的欲望里找到意义。”(Lacan, 31)

这种由语言交流产生的欲望的沃土造就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将叙事同深度阅读串联了起来,而这二者间的联系正是这本书想要探究的。无论是叙事还是深度阅读,都与冒险有着共通之处——总在探索,总能激发欲望或思考,不断地揭示或是掩盖某些事,引导我们前进或后退——它们都能加深我们对于自身个性与共性的认识。

数年后,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 2010)基于伯克茨的相关研究,在数字时代这一背景下拓充了“深度阅读”的含义。卡尔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然碎片化和扁平化(他称之为“浅滩”)。卡尔说:“网络吸引我们的同时也意味着它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Carr, 118)因为我们使用网络(或是一些电子设备)的频率越高,就变得越容易分心,我们正在失去保持集中和专注的能力——正如卡尔所言,我们正在“学会”

遗忘。

如今数字文化已成为主流,它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时间感(欠缺“过去”和“未来”的“现实”感)和空间感(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拥有相同的体验)。数字文化崇拜肤浅之物(“浅滩”)和数字影像(和商品一样被迅速消费),它正在掏空人类的内在。

同卡尔一样,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 2010)也提出过类似的警告。维希留认为,(这个时代)世界中的种种限制正在被打破,这使我们本就有限的生命更难获得深刻的体验,也不利于我们同世界建立深厚的联系。维希留说:“整个世界同过去大相径庭……如今‘表现’(representations)变得不再适时。与此同时,‘表达’(presentation)变得更受追捧,这种‘表达’并不可取,因为它压缩时间,只为增加每一字节传导的信息量,同时还会压缩行为的广度和深度。”(Virilio, 6)

维希留认为,我们一直活在“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如此想来,即便是眼下这一刻也变得不那么真切了。维希留还认为,当我们通过电子屏幕去感知世界,我们便会失去“内在意识”,即产生于我们自身体验的叙事感和历史感(Virilio, 6)。我们丧失了那些关于有机生命的隐性知识,以此为代价换来及时行乐,并沉迷其中。我们不愿经历缓慢而深入的发现过程,而选择化身为网络中的“数据节点”,同其他“数据节点”建立一种不堪一击的薄弱联系。

我们可以将这种无限停滞的“现在”称为“电子无意识”,以取代从前的“语言无意识”。这种体验既无深度亦无广度,同时也背离了人们从前拥有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当我们逐渐适应了这种“电子无意识”,便迷失在了网络打造的时间和空间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人性中的共性部分,断开了同自我或同他人的联系——当我们走在路上,我们不再关心脚下的大地,而只关心手中的平板;当我们同他人谈话,我们不再关心他们的眼神,而只关心屏幕上的图像。长此以往,我们的灵魂仿佛脱离了肉体,徘徊在虚拟世界中。世界变得越发奇妙,我们却失去了探索起源和终局的兴趣。

数字时代渐渐打破了种种限制——虚幻与现实、原型和复制品、虚构的故事和日常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时代也将其崇拜的电

子意识常态化,使之成为了不容置疑的主流。“在线”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标杆——我们似乎时时刻刻都在与网络相连;我们开始相信衡量智慧的标准不是学识而是技术,无关知识的深度摄取而关乎短时技能的习得。

比特、字节、音频和图像为我们传递可供操作、消耗的信息和数据。然而操作它们的同时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体验它们所构筑的世界(Virilio, 78)。如果我们希望认识自我,仅仅拥有这些数据或信息是远远不够的。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曾说:“信息一旦过了‘新鲜’的时效便失去了价值和生命,所以它必须在这个时效内分秒必争地完成自己的传递使命。”(Benjamin, 90)信息传递加快了我们了解自身的过程,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是什么?”

虚拟现实技术之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指出:“人类并非是一种依照某些公式创造出来的生命,而更像是一种过程——是(对生命本身的)探寻、解密或是对信仰的飞越。”(Lanier, 5)如今,大量的信息及由电子技术打造的庞大数据库,已经大大压缩了这一危险重重的追寻过程。然而信息交互是一种与语言交流迥异的过程,我们无法依靠它来激发自身的欲望;换言之,我们的欲望无法再“在他者的欲望里找到意义”。拉康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如果现在我站在某人面前向他提问,没有一台电脑能够预测出我将得到的答案。”(Lacan, 63)

数字影像中不含有原创、新鲜的东西,难以产生惊喜,正如拉尼尔所说:“数字影像只能对现实进行有限的捕捉,因为它在这一过程早已丢失了原有事物的独特性。”(Lanier, 134)本书的中心论点之一便是语言(尤其是叙事性语言)能够帮助重建这些独特性。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些独特性,是因为它们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基础。

本书认为,语言是我们认识内在自我和外在环境的途径;同时也是我们认知个性(个体自我)和共性(社会自我)、了解已知和发掘未知的绝佳途径。叙事性语言使我们能够通晓过去、展望未来。随着对文学叙事的深入,我们可能会遇到危险,但我们同样能够获得机会来挖掘自身与世界的未知的联系。语言是赋予独立个体的礼物,只要我们敢于尝试,我们就能依靠它去了解世界。就这一点而言,文学为那些敢于挑

战之人提供了伦理上的支持。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是这样说的：“语言并非人的财产，但它的存在意味着人拥有一个世界……同样，语言也无法脱离它所产生的世界而独立存在。世界进入到语言之中便拥有了意义，反之，语言同样从它所呈现的世界中获得生命。”(Gadamer, 401)人类是生存在这有限宇宙中的语言生物，是语言造就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人”。我们对于自身和世界的了解有限，我们终有一死，故而无法理解天地间的终极奥秘。然而人类有义务去探寻真相，因为拥有了语言就意味着拥有了探求真相的能力。而文学语言依旧是了解那种真相的最佳途径，是它让我们拥有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可能。

本书并非意在倡导摒弃移动设备或是视频文化，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更多地关注文字而非图像，关注叙事而非碎片化的信息。本书旨在建立一种至关重要的非主流文化以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性关系。如今，对文学叙事进行深度阅读是必要的，这将使我们的内在重建复杂性和矛盾性，也能使我们正视“语言生物”的价值——“语言生物”正是那些不断探求自身本质的芸芸众生——这一过程如苏格拉底所说，就是“认识你自己”。

获得人类知识是一个对我们自身和周遭世界进行持续探索的过程，它是我们生命的基调，有些复杂，也危险重重；在这过程中，我们可能心生畏惧，也可能沉醉其中。所有人生来就具备这样一种渴望，渴望去探求人的本质和秘密，那些伟大的作家们也无一例外。由语言塑造出的故事使我们得以理解人类内在的矛盾，这一过程在召唤着我们，而深度阅读就是我们作出的回应。从伦理上来看，文学将机会赋予了那些敢于冒险的人，使他们得以探究答案。

*

每每谈及语言叙事(由语言塑造的故事)，我们总是会自相矛盾：借助故事，我们能使内在的自我为他人以及我们自身所理解，但在这种理解产生的同时，我们同自我也逐渐疏离。我们有时会将那些未被述诸故事的日常体验(那些无序而混乱的事件)称为“现实生活”，这种“现实生活”与我们以其为蓝本所叙述的故事总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太过显

而易见,以至于我们有时会强调故事“纯属虚构”。但在这本书中,我要表达的观点是,所有故事或多或少都是“虚构”的,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而言是有所裨益的。

“现实生活”同故事之间存在的差异能够激发我们的渴望,渴望(在故事中)重塑自我以认识自身。因此为自己和他人讲故事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活着时,感官总在与世界互动。但当我们想要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时,最佳的途径并非感官,而是语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语言创造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正如拉康所说:“世界是由语言创造的,语言无所不在,赋予物质以具现的实质……”(Lacan, 39)我们用语言预写未来、描述历史并使之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如此,我们试图使“现实生活”具有连贯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的隐喻功能,尤其是叙事性语言的隐喻功能,就像是我们生来便被赋予的礼物,帮助我们理解现在、过去以及未来。语言叙事尤其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自身的意义,并能依照人类的需求改造世界。

语言叙事令读者得以体验其所蕴含的感性而复杂的联系,由此为我们创造出时间感和空间感。经过拓展的叙事要求我们放慢阅读的速度,去体会语言本身的深刻内涵,去感受语言带给我们的每一次心跳;同时还要求我们对语言进行反思和内化。这样的语言蕴含着有关过去和未来的描写,能够唤醒我们的记忆和欲望。借助语言的节奏和力度,叙事能够通过听觉和视觉这两方面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叙事就具备了情感和概念上的意义,同时也能够对我们的肢体产生影响。文学叙事鼓励我们认识自我、进行思考,并由此产生共鸣。

然而必须要强调的是,文学叙事总是双向的。换句话说,我们与故事之间存在对话——一个故事在支持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在邀请我们对其提出质询;倘若我们在故事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么同时故事也会敦促我们对这一点进行思考;一个故事总是使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因此,故事拥有的稳定性和连贯性都是暂时的。我们阅读和体验故事的同时,故事也在我们心中观察着我们。并且,我们在体验故事时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我们总在探究自身与故事之间的联系;